



野菊花

那一日早晨起来,我到门前去,忽然就停了步,路两旁的野菊花竟开了,开了一丛,开了一片,有的竟开到路上来了。我俯下身去,不由得亲吻了一朵、两朵、三朵……

野菊花,自然是不同于那些长在城市公园的菊花的,那些菊花是靠人伺候着,要风得风,要雨得雨,粉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白的……色彩斑斓,艳丽多姿,雍容华贵得很。而野菊花,在于“野”,野地里生,野地里长,野地里开,满身都是山野的气息、泥土的味道,没有谁在意她,她也没有祈求谁去在意她,她说长起来就长起来了,说开花就开花了。

野菊花的花朵小,指盖那么大,花色也单一,就是黄。但她却一点不粉饰自己,就那么野着开了,一下子就把那野地野成了金的色,就让秋末冬初的天地妖娆起来,也庄重起来,温暖起来。

我顺着那山路走,就看到野菊花一直开到那山巅上去,朝霞就和她接住了头。山那边哩?定然也是满满的野菊花。

那山脚下,是有人家的,土墙红瓦,炊烟已跑出来了,不烟,

不燥,是淡淡的香。那野菊花环绕的庭院开了门,80岁的姑奶裹着头巾出来了,她笑着和我打着招呼:“我知道有人来了。快屋里坐。”

“您老咋知道哩?”

“野菊花给我捎信儿了。”她说着就呵呵地笑了,“你瞅瞅我捋的菊花,多排场。收菊花的又该来了。”

“您老恁大岁数了,真该歇歇了。”

“可不敢歇,人干着活,才活得得劲哩。”

姑奶送我出来,顺手就捋了一把野菊花:“你闻闻,好闻,冲鼻子香。”

不知何时,她的鬓边竟别了几朵野菊花。我就笑了。

一只只蜜蜂不知羞,是要把那野菊花吻个遍吗?我跟着那蜜蜂到表叔的蜂场去,表叔说:“你瞅瞅,那蜜蜂采着菊花粉、菊花蜜回来了,又出去了;你瞅瞅,野菊花开哩!”

“就是。野菊花开哩!”

我往回走的时候,那野菊花开得更灿烂了,我不由得又说了一句:“野菊花开哩!”

◎赵大氏(河南鲁山)

老伴的解忧“杂货铺”

老伴老洲年轻时脾气大,越老性格越绵软。娶大儿媳那会儿,我悄悄打听了,都说这姑娘脾气不好,可大儿子却和她对了眼缘。我让老洲和我统一战线,反对大儿子这门婚事,但老洲却反过来劝我,说婚姻这事儿说到底还是他们自己的事,鞋子合不合适脚知道,再说,大儿子老实内向,娶个泼辣媳妇正好互补。

大儿媳娶进门,果然不出我所料,天天和大儿子吵架,有一次大儿子脸上还挂了彩。按理,大儿子和大儿媳吵架,八成是大儿媳不对,但两人每次吵架,老洲都和大儿媳站一队儿,劈头盖脸对大儿子一通呵斥。我若私下吐槽大儿媳,老洲就和我吹胡子瞪眼,说聪明婆婆只夸儿媳好,这样才有利于家庭和谐。

最气人的是,大儿子自从结婚后,一毛不拔,逢年过节也不知道给父母买点礼物,我还得“倒行孝”,管吃管喝,给孙子孙女红包。老洲说,这事儿不能怪儿媳,是我们教子无方。老洲还劝我万事多看他人的闪光点,比如大儿媳吃苦耐劳,是过日子的好手,头脑活络,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至于从未送公婆礼物这事儿,不是她心里没有,而是觉得咱俩还年轻,经济上不需要儿女帮忙。

老洲净是歪理儿,不过他这样一分析,我气也没了,看人就需全面分析,对儿媳也是如此,不能老盯着缺点而忽视优点。老洲说,这就对了,猛夸优点准没错儿。

打那儿我也学会了,逢人便夸儿媳优点,夸顺嘴了,有时当着面也夸奖她几句,她反而不好意思起来,说她做得还不够。婆媳关系越夸越和睦了。老洲那年住院,大儿媳抢着交了住院费,跑前跑后,比亲女儿还上心。老洲说的没错,儿媳也是

孩子,难免有做得不周的地方,做公婆的得给她时间,用亲情和关爱包容人家,时间久了,处出感情来了,婆媳也会亲如母女。若刚开始接触便因琐事发生争执,一旦出现裂痕,再修补就难了。

老洲不仅在家当和事佬,自从退休后,若听我那群老闺蜜痛说婆媳矛盾,便拿出教育我的那套理论讲给大家听,并亮出我家的成功案例。渐渐地,老洲这和事佬算出名了,谁有家务事也愿意找他唠唠,老洲每次都耐心劝导。别说,还真有效,家庭发生矛盾时,就得有个中间人调解一下,小摩擦小矛盾,做老人的要先有个宽容的态度,给年轻人一个成长、改错的过程和时间。

这几年,老洲在我们小区都成“妇女主任”了,谁家有事都愿意找他帮忙,我为此常揶揄他,一个大男人,管这些家长里短、鸡毛蒜皮的事儿,真是的。老洲嘿嘿乐,惹我,这事就得老爷们管,老爷们嘴严,不会把人家家务事到处传,这话不假。老洲每次调节家庭矛盾,不是让我去超市买菜,就是让我去跳广场舞。他说我嘴欠,须切断“传播途径”。

如今,我和老洲都七十多岁了,我也由着他了,爱管“闲事儿”随他便吧。老洲冲我瞪眼儿:“啥是管闲事儿,我这是管正事儿,家和万事兴,看到经我调解的家庭和睦睦,我心里也亮堂,心情好了,吃嘛嘛香,身体倍儿棒。”

老洲还嘱咐我,必须支持他的工作,首先得保证自己家庭幸福,婆媳和睦,否则会砸了他“金牌”和事佬的好名声。

这还用他说,我这几年耳濡目染的,也能当半个和事佬了。

◎李秀芹(山东淄博)

母亲爱卷发

前不久,年过六旬的母亲烫了一个漂亮的卷发,原本花白的头发也被染成板栗色,微卷的短发让她看起来气质优雅,一下子年轻了十多岁。她走亲访友,赢得了阵阵夸赞,谁见着她都说她适合卷发,母亲自然十分欢喜。见此,我不无遗憾地对她说:“早知您烫发这么好看,我早该拉您到理发店打理头发了。”母亲呵呵地笑了下,然后突然哽咽了一下,小声地哭出声来。

我以为是自己说错了话,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可母亲平静后,给我讲了一段尘封了四十多年的辛酸往事,我这才恍然大悟。

四十多年前,大姨出嫁时,母亲正是十八岁的青春年华,那时农村也悄然兴起烫发热,很多年轻姑娘都烫了卷发,披着大波浪十分迷人。爱美的母亲自然也想卷一个,但她担心外公数落。实在是羡慕到极点的时候,母亲偷偷地拿出积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跑到理发店,烫了一个当时很流行的波浪卷。

母亲原本就生得娇俏可爱,烫了头发后更是楚楚动人,大家夸得她心花怒放。可是,她一回到家里,便遭到了外公的强烈呵斥。在县城当干部的外公有着严重的封建思想,他认为烫发是不守妇道的行为,非要拿剪刀把母亲的卷发剪掉。

母亲飞快地跑开,外公就一直在后面拿着剪刀追赶。母亲

在邻居家东躲西藏,外公就一家一家地找,后来母亲干脆躲进草垛里,才避开气势汹汹的外公。直到晚上又累又饿,母亲才偷偷溜回家,可依然躲不过外公的家长专制。尽管外婆极力阻拦,母亲还是被外公按住脑袋,剪掉了刚刚做好的漂亮卷发。那一天,母亲伤心极了,哭了整整一夜,第二天还绝了食。从那之后,母亲就开始疏远外公,也就是从那时起,母亲就再没有烫过卷发,也没有提过卷发的事情。

想起多年前,二叔结婚时,婶婶披着一头漂亮的卷发,当时我曾无比期待地对母亲说:“妈,这头发真好看,您也去烫一个一样的吧。”母亲别过头去,不说话。我以为她没听见,又重复了一遍,哪知她大发雷霆:“你小孩子家,知道啥好看不好看,一头卷发,像稻草一样,好看个鬼!”

若不是我前阵子做头发时,三番五次建议在一旁等待的母亲也把头发弄一弄,理发师又极力配合我不停地劝说母亲,我估计,这辈子她都不会烫卷发了。母亲烫发后,爱上了边照镜子边抿嘴微笑,看着镜子里自己神清气爽的样子,母亲总是感叹道:“还是现在的社会好,想烫卷就烫卷,想拉直发就拉直,想染啥色就染啥色,真的好幸福!”看着她快乐而满足的样子,我知道,她内心的伤口已渐渐愈合。

◎刘希(湖南常德)